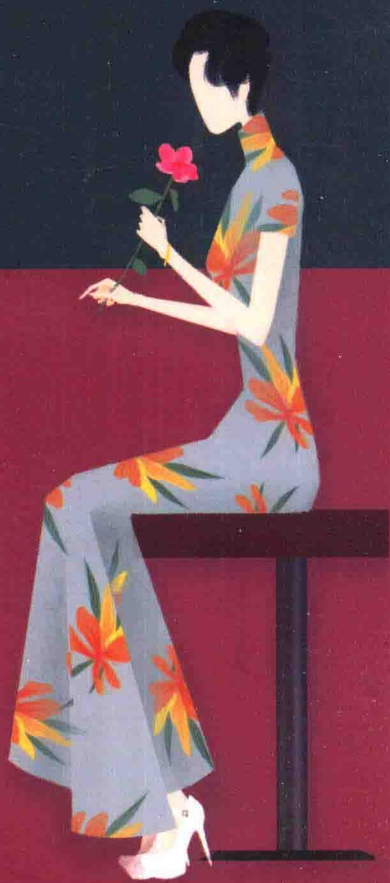


角 儿

严歌苓
著

记录大时代中小角色的战栗和悲鸣
探触人性荒原上激情与残酷的底线



严歌苓
著

角 儿



Q
I
R
E
S
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角儿 / 严歌苓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7

ISBN 978-7-5354-9656-0

I. ①角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7595号

角儿

严歌苓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封面设计 | 仙境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杨硕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封面插画 | 呼葱觅蒜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印张 | 7.875

版次 | 2017年07月第1版 印次 | 2017年0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07千字

定价 | 39.80元

封面插图已获得原作者授权。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

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www.cjxinshiji.com

出品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小顾艳传 001	角 儿 033
青柠檬色的鸟 046	乖乖贝比 058
老 囚 072	谁家有女初长成 085
魔 旦 175	黑 影 195
柳腊姐 210	老人鱼 222

小顾艳传

引子

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。

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，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，比如女人打男人、男人搂保姆、狗吃油画颜料等等。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。

楼是“凹”字形，四层，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，东边，也就是“凹”字的底座，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，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，门扉也全朝着“凹”字中间的天井。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，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，天井留给警卫巡逻。楼建于一九五八年。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，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“三面红旗”浮雕。当时全省（也包括外省）的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，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，但没人说穿，其实它很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。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，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。当然，这都是穗子在一九九九年看着那个“凹”字形废墟悟到的。

四层楼顶上，有个“凹”字形状的大平台，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、晾被单、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生了蛀虫的挂面。孩子们在这里“跳房”“攻城”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，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。平台护栏高一米六，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，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，必得足够野蛮，足够亡命。当然，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，有时只是惊鸿一瞥。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，还得靠想象、推理。最主要的，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。也就是说，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，仅仅是端倪，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。

故事开始了——

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。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，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，手里抱一只面口袋。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，一看就知道小顾的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，并且颗粒肥壮，珠圆玉润，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。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，在这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的看来，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。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，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。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。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。大家都说杨麦走运，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。

所有人都看得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。杨麦三十岁，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。除了画画，杨麦还会写打油诗，写独幕剧，小提琴也会拉几下。假如不是营养不良，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就是胡子长得不好，该长毛的地方一律秃，喉结周围却是一丛卷曲的黑须。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。小顾老实，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。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，杨麦向着她，那人威胁

要告小顾的状，杨麦愿意做证，留了姓名、地址。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，就开始用工夫了。小顾说一句，脸转向杨麦，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，杨麦眉心微微一蹙，喉结上的黑须一抖，但眼睛还是甜蜜的。

后来人们发现，只要小顾当众说话，杨麦的眉心总要蹙一下，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。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。

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。在食堂或公共水房，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，却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。而没人逗她，她又心慌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：“哎呀脑子疼，昨晚看书看晚了。”问她看什么书，她说：“托尔斯泰的《高老头》啊。”人们就快活死了。食堂一共三种菜，吃起来一个味，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。

“小顾，托尔斯泰是哪国人？”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。不过她想，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，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。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。意思是，你考谁呢？！小顾的下巴、肩膀、腰肢、屁股特别生动，会反驳、提问、嗔怒。杨麦常常想，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。

“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？”小顾答道。

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。她们起先妒忌过小顾的青春美貌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。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。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，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，就是上床。

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。

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，也有几分崇拜。她们多数是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电影资料馆的，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，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，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。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，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。丈夫的名气、级别、

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。小顾怎能料到，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，戴一款新首饰，心里都是恶狠狠的，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。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的穿戴谈吐，做着她们永远的底线：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？

一天晚上，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，黯然神伤地搓。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，既爱怜她又想弄痛她。小顾却肩膀一拧，推开了杨麦。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，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。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，嘴里“肉肉长、肉肉短”。没等到床边，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。问她怎么不妥，她说：“你比渥伦茨基还坏。”

“谁？”杨麦问，手一撒，小顾落在了床上。

“安娜的情人——渥伦茨基。”

杨麦此时已站直了身体，两手吊儿郎当地叉在腰上。

“那你就是安娜·卡列尼娜了？”杨麦鼻翼扩张，吃了一口馊饭似的。

小顾看着他，然后长睫毛一垂。

杨麦“咚咚咚”走到房间那头，又“咚咚咚”走到这头，站在朝向“凹”字形天井的大窗子前面，心想这下完了，非离婚不可了。不读书的小顾蠢是蠢，毕竟可爱，读了点书，她可叫我以后怎么受？

小顾此刻侧过身，躺得曲线毕露，悲剧性十足，想来安娜卧轨，一定非常婀娜。“在百货大楼你瞅着我的时候，就跟渥伦茨基瞅安娜一样。现在呢？”

杨麦说：“以后不得了了。你还要做玛丝洛娃、娜塔莎。”杨麦是北方乡下人，念那些洋名字时企图念得洋气，舌头该翻滚不该翻滚一律都翻滚，因此出来一种又佻又丑陋的声音。他一面说一面心里纳闷，我这么认真干什么？她想闹知识分子式的夫妻风波，我还陪着她酸呢。

杨麦想明白了，从窗口转回身，见小顾还在床上卧轨。他晃悠悠上去，只当什么也没发生，该解她衣扣照解，该拉灯绳照拉。随她

去满嘴满身地排练演出，越来越深地进入角色。她演着头一次偷欢的安娜·卡列尼娜，黑暗里身体也开成一朵大牡丹花。杨麦想，随她怎样离题八丈地去读小说，实惠反正是落在我这儿。

从此后再出现这种局面，杨麦只当没听见，没看见，该抽烟抽烟，该喝酒喝酒。光凭小顾买烟买酒的本领，杨麦也离不开小顾。小顾在这“凹”字形楼里低人一等，在百货大楼可是一个天使，所有人都认为她聪明绝顶，美丽绝伦。小顾工作年头不多，却把百货大楼内外编织成一张严谨、精密的关系网。她把杨麦出版的连环画送给党委书记的小儿麻痹症女儿，又请党委书记帮着采购科长的老婆调动工作，采购科长送她两丈毛哗叽的谢礼，又被她剪下一半来送给了人民医院副院长，从此百货大楼的职工看病就不必半夜排队挂号。

像所有“凹”字形楼里的人一样，小顾也把两个孩子养在父母那里，她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读书、看戏、听音乐。她找了个老师，开始学拉提琴。也弄了副画架子，学画炭笔素描。她渐渐淘汰了红色或粉红色的衣服，学着名角儿朱依锦一律穿白色或黑色，裙子不是极窄就是长及脚踝。头发不再扎成两根辫子，而是在脑后盘一个大饼，别一把玳瑁大梳子。原先她之所以赏心悦目，因为她从相貌到衣饰色彩都像一幅农家年画，现在脸还是年画的脸，身上却一袭缟素，半巫半仙，成了一个漂亮的冲突。别人觉得她终于有气质了，杨麦毕竟比一般人见识多些，他懂得协和、统一才是美。与其有这么个装腔作势，能拿出手去和其他装腔作势的妻子们媲美的杨夫人，他宁可要原先璞玉浑金的小顾。

小顾自己却认为杨麦不再对她叫“亲亲”“肉肉”“心肝”，是一种尊重的表现。杨麦写得苦恼的时候，或画不下去的时候，会和小顾谈谈楼中其他人的事。教她怎样在那群妻子中含沙射影、指桑骂槐，让她们知道小顾现在不是傻大姐了，提琴也会拉三支曲子了，素描也画过上百张了，装模作样的本领也不比她们差了。

小顾把杨麦对她态度上的变化全看成好事，是平等和民主，是他

们变成文化夫妇的开端。小顾不知道，正是在这时候杨麦在外面交上了女朋友。

杨麦明白自己不可能离开小顾。因为无论小顾怎样愚蠢地、苦苦地改头换面，她毕竟没有错处。冬天杨麦坐下写东西，小顾马上一个热水袋递过来；夏天他画画，小顾开一个二十瓦的小电扇只吹他一人。他熬夜小顾就煮夜宵，用一个三百瓦小电炉偷公家的电，炖山药粥、红枣党参汤。小顾出去打牌，半夜回来，发现杨麦在藤躺椅上睡了，她会替他脱衣脱鞋，把他哄到被窝里，再打一盆热水，用热毛巾替他擦脚。

杨麦最看重的，是小顾的持家本领。给她十块钱，她办得出一桌席，给她五块钱，她照样办得出一桌席。他们两人工资不多，让小顾开销，日子都过出花来了。小顾自己很省，杨麦穿烂的棉毛裤、棉毛衫，她剪一剪剜一剜，拿到缝纫机上重新一拼，便是她的了。除了吃的小顾很少买正品，凭着她的关系，她买来的次品往往没有瑕疵，几乎不够格算作次品，而真正有瑕疵的次品，给她的价钱，仅高于废品收购站罢了。“凹”字形楼上的人，家家都有小顾替他们买来的次品，价钱便宜得成了笑话。一次小顾弄到一条几十米长的毛巾，是一个女工开了机器睡着了觉织的。那条毛巾被剪成上百段，“凹”字形楼上的人花两分钱就能买一段。还有一次弄到几捆织错纹路的纯毛毯子，很漂亮的铁灰色，每家也都没这份洋酪：捡洋酪即捡便宜货，买下来做成大衣和裤子。但不久人们发现用这毯子做出的裤子一穿就不对了，屁股鼓出一个大包，两个膝盖更鼓得滑稽，看上去“凹”字形楼上的人都半蹲着走路。因为价钱实在便宜，大家都想，半蹲就半蹲吧。

人们渐渐习惯了买次品，需要什么就对小顾说：“小顾，碰上次品茶杯给我来几个。”“小顾，有次品拖鞋没有？”“凹”字形楼上，你常看见印错花或染错色的床单窗帘，带坑洼的钢精锅，“一顺跑”的拖鞋，“不倒翁”的茶壶茶杯，缺大、小鬼的扑克，不出声的闹钟。

小顾终于发现了杨麦的疑点。杨麦小臂上出现过三条指痕，非

常浅，换了别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。不久，她又发现杨麦的手稿是另一个人誊抄的，笔迹相当漂亮。（这是她唯一帮不上杨麦的地方，她的字实在不上台面。）一次杨麦去南京出差，一回到家，小顾就开始搜查他的行李。（穗子和伙伴们扒在楼顶栏杆上看到的，就是这一幕。）杨麦开始还拉她，要她别还原成酱坊店女儿的庸俗面目。但她又蹦又跳，把杨麦箱子里的衣服、画稿、手稿扔得满天飞。杨麦不理她了，到一边狂拉小提琴去了。他相信她是徒劳，回家之前他毁了所有证据：两人看电影的票根，两人吃馆子的收据，两人住旅馆的假介绍信，全烧了。但他没料到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受到小顾的份上，就成了精。小顾在杨麦出发之前，悄悄拽松了他外套上一颗扣子。只要杨麦一系那颗纽扣，它就会脱落。若没有女人，杨麦会像婚前那样，毫不在乎地照样穿。小顾认识杨麦的时候，他几乎所有衣服都少纽扣。而这颗纽扣现在被钉回去了，还用了同色的线。即便退一万步，杨麦自己钉了这颗纽扣，他也绝不会违背他的天性，刻意去找同色的线。

杨麦有了个写一手好字的女人。细心贤惠是临时装的，因为她狰狞起来，会拿她那小爪子在杨麦手臂上搔三道浅痕。小顾咬紧一口又白又齐的牙，为杨麦心疼：她的杨麦是她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啊。

找到这条线索，小顾反而闹了。她把一件件衣服捡回，叠平，放回柜橱。然后她看见箱子夹层里有一个胶卷。杨麦怎么也没想到小顾在第二天就已认识了他的相好。她利用关系，请照相馆以最快速度将照片冲洗出来，同时在杨麦胶卷盒里放了一卷完全曝光的胶卷。

小顾看到照片上的女人梳短头发，有一双洋娃娃眼睛，个头比杨麦还高。小顾让照相馆的熟人把这女人单独放大，嘴上清淡地说：“我家老杨这个舅妈长得少相得很，四五十岁了哪儿看得出来呀。”

照相馆的人全围上来看，都说这女人吃什么吃得这样嫩？没看见她我们还说你小顾是天下顶嫩的！

小顾的心给猫咬了似的。不过小顾马上想，脸嫩有什么用？一身柴火。把那脸一遮，活活就是个男人，胖老头的奶子还比她的大呢！

小顾诓他们说，“舅妈”是个电影演员，看过《女篮五号》吧？“舅妈”在里头跑了个大龙套。小顾建议照相馆把“舅妈”的照片好好上上色，摆到橱窗里去。省城人把电影演员很另眼相看，也把银幕看成另一个世界，另一个世界的“舅妈”下凡来，肯在他们小照相馆橱窗里露个脸，他们当然巴不得。一般他们选中谁的相片去橱窗里做样板，必须免费为那人照一套照片，作为酬劳。小顾说：那我就替她照吧。

小顾没太多嗜好，就爱照相片。心里吃天大苦头，镜头对准她，马上欢眉笑眼。

就在小顾正面、侧面地对着照相机镜头挤酒窝翻媚眼时，杨麦拿着那卷曝了光的胶卷来到画报社暗房。他和画报社的人熟，常常自己洗照片。二十分钟后，他发现给情妇照的照片全白照了。他一面骂着日姐姐的，一面心里庆幸：小顾也好，情人也好，将来都不会以那些相片清算他了。

抓住了罪证，小顾还不开火。她要更沉着地埋伏。同时她在学画、学琴的同时，又增加了书法学习。字是可以练出来的，没奶子到末了也没奶子。除此之外，小顾一律改穿高跟鞋。原来杨麦喜欢高个女人。那女人上身那么短，下身那么长，活像个圆规。人们看见忙来忙去的小顾高出半个头来，从一楼人家的窗下走过时，脑袋一蹿一蹿，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上方把她脑袋当球拍。

妻子们又有事干了，聚在一块谈论杨麦和小顾。她们说小顾穿高跟鞋也没用，杨麦也不会要她了，杨麦这回的相好是个大学老师呢。虽然这样说，她们有些可怜起小顾来，从她嫁进这楼到现在，她是改头换面，弃旧迎新，为的就是给杨麦争口气，为杨麦塑造一个体面的有文化的，与杨麦的名声才华般配的妻子形象。小顾差一点就和杨麦成“才子佳人”了，假如不是杨麦到大学去看朋友时碰上这位女老师。现在杨麦和女老师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，蒙的唯有这个小顾，还在没

心没肺地帮人买次品，高跟鞋满世界敲着“急急风”木鱼。妻子们可怜小顾其实是可怜自己：丈夫们谁不像杨麦那样浑蛋？也许她们也都和小顾一样，丈夫在外腐化，全世界都知道，瞒的就是她一人。

这时她们在“凹”字形天井的竹林外乘凉，手上打着扇子。小顾从她们身边走过去，高跟鞋敲得很是悦耳。然而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小顾蹬在高跟鞋里，屁股送出去老远，上下身脱节，支点也不知在哪里；她每迈一步，等于登一步楼梯，膝盖弓起，人一矮，腿再一蹬，人再一高，而所有的张弛都含混不清。因此她前送的胸，后送的臀，半塌的腰，以及弯曲的腿形成一系列窝窝囊囊的曲线，别说小顾累死了，看小顾走路的人也累死了。

妻子们叫住小顾，说：小顾你真要命，怎么这样漂亮啊？

小顾哈哈地直笑，说我在家里猪八戒一早上，穿着老杨的破棉毛衫、棉毛裤搬煤，刚刚洗了洗，换了换。

大家越发可怜小顾，觉得杨麦这点还不如她们的丈夫，至少给老婆雇个保姆来干搬煤之类的事。她们越是可怜小顾，对小顾的赞美油水也越大。一会儿说小顾头发长得好，一会儿说小顾的痣长得是地方。

小顾心里奇怪，她们今天用词好大方。

一个妻子说：“杨麦前世积了什么阴德，修来一个小顾！”

马上有人响应：“就是，小顾前世欠他的！”

“看他那个德行！头发都长错了！”

女人们就笑，真解恨啊，杨麦这一刻替所有丈夫做靶子，让她们一同开火打个稀烂。

小顾却不懂她们，她有些吃惊地想，杨麦在别人眼里原来那么丑。

“要不是小顾嫁给他，他妈说不定会给他在农村说个媳妇。”

“说个喂猪女模范！”

“小顾你给杨麦做了几身处理毛料子，他穿了是不一样。”

小顾越来越不喜欢她们。明明一表人才的杨麦，给她们糟蹋的。

女老师的照片在立秋后的一个周末摆了出来。照相馆隔壁是一家

糕点店，叫“甜心园”，刚出炉的桃酥名气很大。小顾拉着杨麦去“甜心园”买桃酥。她右手捏着点心往嘴里送，左手搁在嘴巴下面接着落下的饼渣，不时再一仰头把饼渣倒进嘴里。小顾吃糕点、吃冰棍、吃水果一律这姿势，绝不浪费一点一滴。杨麦一看她这样子就暗暗翻她白眼。小顾仰起脖子把手掌里的渣子倒进嘴里，再用手指尖轻轻掸了掸嘴唇四周，就朝照相馆方向走去。杨麦只得跟着，他了解小顾爱照相的毛病。刚要刻薄她几句，杨麦忽然傻了，黑茸茸的大喉结几乎缩没了：照相馆橱窗里一张两尺的大照片，情妇挺好的脸蛋给涂成了个关帝菩萨，背景是中山陵的石阶，手上拿的正是杨麦那件外套。

杨麦抵赖的时候，小顾没有像平时那样哭闹。杨麦说他和她不过是一般朋友，恰好在南京遇上了。小顾随他去胡扯，心里只想怎样才能捉双。她上班前在床上搁几星烟灰，下班回来烟灰从来不见踪影。尿盆坐圈上放的烟灰也总是消失。女教师胆敢用小顾的尿盆。杨麦居然还给她倒。这天小顾请了假，从早上八点就躲进楼梯口的女厕所。

小顾把自己锁在马桶阁里，坐在马桶盖上，一直等到一双陌生的鞋走进来。那是一双又大又扁的脚，活像穿了女人鞋的男人脚。做那事之前总要先排排干净，小顾坐在马桶盖上想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小顾用钥匙打开家门，看着床上定格的两个人，什么也没说，拾了女老师所有衣服和两只大鞋便走了。小顾见女老师穿着杨麦的衣裤出来，脚上的男式布鞋一步一趺拉。她跟在女老师身后，进了大学宿舍。宿舍的其他三个人正在午睡，小顾这才登场正式亮相。她把女老师的衣服一件件地撕，从内裤到外衣，一边撕一边大骂。小顾这样骂街的时候完全是另一人的嗓音，小市民透顶、凶悍至极的女人才有的嗓音。这嗓音疤痂累累，粗粝牢实，多次被撕烂又多次愈合。此刻它不断被撑到极限，让你感觉它正在炸裂成无数碎片，却奇迹般再次达到一个新的极限。小顾的骂街几乎是欢乐的，脸也是随时要仰天大笑的样子，眼睛亮得可怕，却盯着一个抽象的目标。不久宿舍窗口、门口就黑暗下来，人把正午的光线全

挡住了。懂行的明白，小顾的骂街是专业的，那些小巷子市井人家专门出这类专业骂手。专业骂街和业余骂街不同，并不是非有敌手不可，也不是要在一来一往的舌战中占上风，专业的骂街开场不久就把敌手甩了，更不会对敌手插上嘴，制造舌战的机会，这种大手笔骂街上来就升华，成了一种抽象境界。

小顾骂街的成果，是女老师在暑假后调走了。

杨麦开始和小顾冷战。一个星期下来，小顾还像平素那样做个嗲脸说：“你一个礼拜都没理人家了。”

杨麦看都不看她。

过了一个月，小顾不顾秋天又潮又冷，晚上穿着透明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。杨麦只当她不存在。小顾走到他写字台边上，手推了推他的肩，他晃了晃，她推得大一些，他晃得更大更无力。小顾伏在他身上，和他一块晃。晃得要多嗲有多嗲，天下女人，也只有小顾能嗲成这样。杨麦随她去摆弄，手还拿着钢笔。

“你一个月都没碰过人家了。”小顾蜜一样淌在他身上。

杨麦这回有反应了，他忽然抽出身，看了她一眼。这一眼让小顾一向糊里糊涂的脑袋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大词：尊严、平等、屈辱等等。她不知哪一个词用到杨麦和她此刻的状态最合适，似乎又都不太合适。她原以为这一类大词只属于书和话剧，永远不会和她的生活有关，从杨麦眼里，她意识到，她的生活也许从来没离开过这些大词。

杨麦和小顾的冷战结束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个清晨。杨麦一早出去解手，小便池站的一排人全躲着他。他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，却仍想证实一下。他走到“凹”字楼的走廊上，拉住雕花栏杆向外探身，便看见了大门内的大字报，上面他的名字写得有斗大，但他却看不清给他的一长串罪名是什么。

一回到家他对正在梳头的小顾说：“小顾，你今天还要上班啊？”

小顾心里轰地一响，眼睛全花了。但她拼命忍住泪，装得像昨夜还跟他枕边话不断似的，耍着俏呛他一句：“不上班做什么？在家里